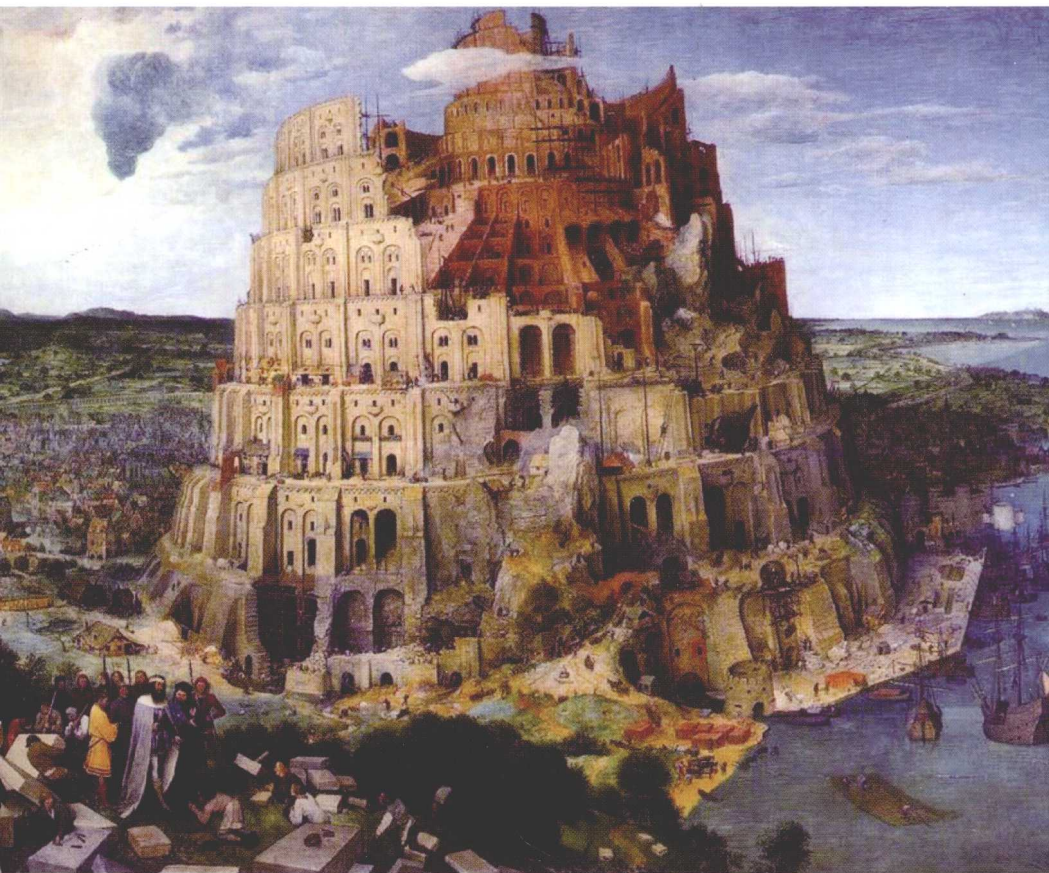




巴别塔
彼得·勃鲁盖尔

墙垣边的人类

建筑艺术 / 看 / 人类文明

尉陈 |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013036612

TU-80
22

墙垣边的人类

从 / 建筑艺术 / 看 / 人类文明

尉 陈 丨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北航

C1644429

TU-80
22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墙垣边的人类：从建筑艺术看人类文明/尉陈 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302-31824-8

I. ①墙… II. ①尉… III. ①建筑艺术—研究②世界史—文化史—研究 IV. ①TU-80②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2938号

责任编辑：崔 伟

装帧设计：牛艳敏

责任校对：成凤进

责任印制：何 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保定市中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2.25 字 数：176 千字

版 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29.00 元

产品编号：052300-01

序



不只墙垣和人类

郭暮云

尉陈的这本《墙垣边的人类》是其首部文字结集《巴别，巴别——不只中外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的修订再版。在当今这个文化濒临复兴的年代，一位青年学者的非娱乐性著作不仅能出版发行，更能在几年之后再版更新，可见必有其独到之处。

阅读书稿时，我觉得自己似乎乘坐一架小型飞机穿越了千年，沿着作为大多数人类之故乡的地球北纬三十度线环行了一周。这飞行的高度既不能太低，以致乘客被各种细节弄花了眼，也不能太高——至少要让人能看清那形形色色的建筑。如何找准这个适宜的距离感，并保持这旅程始终在历史天空的平流层当中，便是作为驾驶员的作者功力之所在了。

是的，这首先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然而正如初版书名中的那个“不只”所公开暗示的那样，建筑只是主线罢了，丰富的副本可能才是作者的用心所在。这一用心在此次再版的书名中更是昭然若揭：“建筑”本身，已经由主语变为了副词。

当然这建筑的主线仍是明显的。远古之洞、埃及之塔、中东之殿、希腊之柱、罗马之拱、印度之窟、中国之庙各自特色何在？为何欧洲建材喜石，中东北非好砖，天朝则独钟情于木？本书绘声绘色之间为你娓娓道来。多学科的材料作者信手拈来，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仍能不失趣味性。此为本书“物”的层面。

然而建筑并非风化或进化而成的自然现象，它是文化，它与人类密不可分。每种建筑的背后都有着人类的故事。作者于此用力颇多，因此，无论是遥望金字塔默想永生的埃及法老，还是驻蹕悬苑意气风发的亚历山大，是宰堵波旁放下屠刀的阿育王，还是阿房官畔梦想万世一系的秦始皇，作者均能试做描摹，稍加论述，点评之间颇见功力。因此，一个个人物读来都令人悠然神往，令读者能从别样角度再度领略主线风景。此为本书“人”的层面。

然而终于没有令本书停留在坊间不少同样花团锦簇的二维读物水准的，是其“物”、“人”之后的“道”。

作者开宗明义便讨论了作为建筑所身处的更大门类——即广义的“艺术”——其“真正起源”这个深刻的问题。曾与作者交流，他坦承这是困扰他多年的一个严肃命题。而在作者几年前心灵经历了巨大变化之后，这命题才真正开始有了获解的可能。由此出发，作者最终在本书中尝试给出的真正主线，才是再版与初版最大不同之所在。

在本书中，作者采用了英国著名文学家、评论家和神学家G·K·切斯特顿之艺术发生论作为其本人艺术观——至少是建筑艺术观——的基石之一。他有意识地拒绝将人“物化”和将人“神化”的两种堕落趋势，而尽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透过建筑谈文化，透过文化谈人，并最终谈及那指向终极的

万事由来。

无论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作者的初衷或读者的期望，它都堪称一次值得注意并给予赞赏的尝试。

是为序。

郭暮云

2012年11月29日，阳光城

不只墙垣和人类(序)... I

第一章	史前时代	
	建筑艺术源自女性崇拜? ...	001
第二章	古代埃及	
	尼罗河畔的飞扬与落寞...	009
第三章	古代西亚	
	千年鹿鼎记...	029
第四章	古代印度	
	几度轮回的佛陀故里...	049
第五章	古代中国	
	红尘浪里的天朝上国...	069
第六章	古代希腊	
	日光之下最美的童年...	101
第七章	古代罗马	
	狼裔帝国的兴废...	123
第八章	中世纪	
	废墟上的十字光芒...	139
第九章	阿拉伯	
	新月如钩...	155
第十章	文艺复兴	
	看上去很美...	167

跋... 185

第一章

史前时代 建筑艺术源自女性崇拜？



从这世上的第一个景观建筑——伊甸园开始，建筑便和人类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巨石阵中的迷离往事，金字塔畔的壮丽传奇，导致了语言变乱的巴比伦通天塔事件，引发了宗教改革的梵蒂冈圣彼得教堂风波……建筑始终在为人间故事提供着舞台背景，并不时地走上前台充当主角儿。于是乎，一部人类文明史，“稍不留神”就写成了一本建筑故事书。

说到书，就不能不提文字了。对人类文明而言，文字的重要性不亚于建筑。人类是在文字出现之后进入了所谓“信史时期”（如中国的商代之后），而在这之前的所有光阴都属乎“史前”。史前时代又被（并不十分精确地）分为三个时期，分别称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史前人类是利用天然的洞穴（岩洞）作为栖身之所的，这显然是取决于彼时人们的生存方式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易经》有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可见“穴居”与“野处”关联之密切。此外，这里的“穴居”显然是居住在天然洞穴中的意思，因此岩洞虽说是史前人类的重要居所，但它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建筑物。岩洞之于先民，是“占有”之对象而非“营建”之目标。年少无知时喜读余秋雨，这段诗意盎然的描述令我印象深刻：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个部落，偶然走进了（某个）洞口。一声长啸，一片欢腾。他们惊惧地打量过洞内黑森森的深处，野兽的鸣叫隐隐传出。他们疑虑地仰望过洞顶的钟乳石，不知它们会带来什么灾祸。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块朝前走，这里应该是我们的家。

洞内的猛兽早已成群结队，与人类争夺这个天地。一场恶斗，一片死

寂。一个部落被吞没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又一个部落发现了这个洞穴，仍然是一场恶斗，一片死寂。终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个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是人而不是兽。人类，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

先民们当日的实际境况很可能比后世文人想象的还要艰难百倍，当然具体如何我们也并不知晓，因为史前的人是属于史前时代的——这个原因可谓无懈可击。

大约到了公元前七八千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从岩洞中跑了出来，作别了天然的穴居和野处，但还是以住惯了的天然岩洞为“原型”，以最简单的方式造出了最早的窝棚或窑洞。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艺术便由此诞生了。

以中国为例，黄河流域发现的很多窑洞式住宅遗址，被认为颇能证实人类史前建筑的“洞穴原型”说。除了窑洞这种明目张胆的“形似”者，其余的可称“神似”，譬如江南的干阑和塞外的庐居，细究其源无不可以指向人类的“原乡”——洞穴。

除了天然岩洞，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还有另一种“原乡”，巧得很，其形式也同样表现为洞穴。赵鑫珊说，“母亲的子宫便是一个洞穴”，“子宫是所有人的第一间卧室”，据此我们不难联想到中国老子那典型的女性主义哲学——道家思想，老子把宇宙天地的根源比喻为“玄牝之门”，这似乎是向我们挑明了“无中生有”的建筑艺术真谛了——无论是“玄牝”还是“无”，似乎都在向人们强烈地暗示着建筑艺术与曾经广泛盛行于早期人类社会的女性生殖崇拜之间的内在关联。埃里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的《大母神——原型分析》更为直接，断言人类的建筑都是“洞穴的延伸”。持此说者恐怕不会轻易放过遍布英伦三岛的史前巨石阵，在他们看来这应属一个很给力的证据。关于这些远古神秘建筑的营造初衷，坊间历来众说纷纭，而据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安东尼·皮克斯(Anthony Pixar)教授的考证，巨石阵成了“生命之源的象征”，具体说，如果从空中鸟瞰巨石阵的话，那么整个建筑的平面连线图将呈现出一个女

性生殖器官的形象。皮克斯由此认为巨石阵建筑是上古时期女性生殖崇拜风习的物质遗存，也就是说，史前人类将这些巨石竖立起来并不是为了任何实用(居住、疗养、观象、行刑……)的目的，而是作为一种膜拜的对象，寄托他们对于部族人丁兴旺、血脉生生不息的愿望。

同样的愿望也反映在一些远古雕像中，如1909年出土于奥地利维伦多夫地区的那尊“维伦多夫的维纳斯”雕像。这是一件看起来非常臃肿、丑陋(或曰“不同凡响的美”)的作品，将传说中倾城倾国的维纳斯的芳名赠与这个被造于史前蒙昧时代的远古肥婆，相信会有不少人感到难以接受。这尊世上最古老的女神像系用石灰石雕成，按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看，其造型确实相当怪异：她那细小



维伦多夫的维纳斯
(奥地利)，史前岩雕

的手臂、小腿与臃肿、肥硕的身躯完全不成比例，被后世雕塑家视为重点表现区域的面部则被全然省略，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那刻画得异常夸张的女性生理特征：丰满膨胀的乳房、宽厚丰饶的肚腹、肥硕高耸的屁股……这无疑是在强调其旺盛的生育能力，体现着作者对于生命延续的无限憧憬。

很多艺术史学家将此雕像看作史前时代的巫术道具、男性对于女性的崇拜偶像，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就如同皮克斯的大论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夫子此言不虚，吃饭和做爱，确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两种基本欲望。马斯洛(Abraham Maslow)把人生于世的各种需求按由低到高的层次排列成阶梯状的五类，其中最基层的一种便是“生理需求”，这是世间男女所有欲望中最基本、最朴素、最原始也最强烈的一种。告子所说的“食色性也”亦同此理。而在食色二者之间，食欲又是排在前头的，在一个极度饥饿的男人眼中，再怎么风情万种的女人也不如一个馒头性感。这是一句令人心碎的实在话。艺术的起源也被认为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猜猜看，史前绘画通常是以什么东西为描绘对象？山水？建筑？人

体？都不是。是兽类。在那些作品中，虽然偶尔也会发现一些描绘同类的线条，但先民们显然更热衷也更擅长画动物。为什么？原因恐怕也很简单——那是他们的食物。

在中国古代宫廷，常有无耻之徒将自己的政敌塑造成布偶或泥人，并在上面插满银针，以此来诅咒对方快快死掉。我们可以想象，以捕猎为生的史前人类，对于野兽们的非正常死亡该是何等的盼望；因此，他们在出猎之前举行类似的巫术活动自然也就不是什么费解的事情了。作为一种巫术道具——野兽画——史前时代的所谓艺术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如在被誉为“史前卢浮宫”的法国拉斯科岩洞中，那幅被判定为绘于公元前两万年前野马壁画不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么？画面中那匹膘肥体壮(貌似怀了胎)的母马，四面楚歌，被枪林箭雨所围困，其情景何异于我们在古代宫廷剧中屡见不鲜的插针布偶？人心之罪恶苦毒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世界上较早的所谓艺术家，很多正是这些为了捕获猎物填饱肚子而不择手段的猎户兼巫师。



拉斯科野马(法国)，史前岩画

这让我想起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来，他曾说艺术史可以被描述为艺术作品本身的一种两极运动。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将艺术这东西的演变历程视为从对艺术品这一极的推崇转向对其另一极的推崇——而这两极，分别是艺术品的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

且不论本雅明整体艺术史观的是非，其所谓“膜拜价值”则确是对某些作品创作动机的恰当评估。包括拉斯科岩洞中的野马壁画在内的所有史前岩画，几乎都是绘制在岩洞的阴暗面，那么极有可能，作者画这些东西并不是用来给人看的，而仅仅是让它们存在着吧，和皇宫密室里的扎针布偶一样，于黑暗幽深中发挥它们那见不得天日的神秘“功能”。

忆往昔，蒙昧先民们要想在那满是荆棘与蒺藜的天地之间生存并延续下去，孔子所说的那两件事情便显得格外重要。可吃的野兽和会生育的女人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生活的主题，以及全部的人生哲学。因此，当吃的问题解决后，男女之事就显得至为关键了。人类上古时期曾广泛存在的生殖崇拜即由此而来。流风所及，绘画、雕塑、建筑……皆不免道具的命运。如此说来，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和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理当因其“人类艺术皆源于巫术礼仪”的真知灼见而荣膺艺界先知了吧？这真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所能考验的可不仅仅是“艺术起源观”而已。

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回答，同一个人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答复。刚刚听闻泰勒他们此番伟论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是”并伴有醍醐灌顶、五内澄明的喜悦。后来当我遭遇了更大的喜悦之后却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因为深知如果他们是正确的，艺术从本质上说就都是有罪的；而如果他们是错的，维伦多夫的维纳斯该如何解释？艺术的真源又在哪里呢？——这份苦恼旷日持久，直到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G·K·切斯特顿像

在这位20世纪杰出思想者的笔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有如带着个人色彩的艺术品，且最初的设计是美好的。而眼下，包括艺术在内的今生所有美善之事，都有如从一场宇宙性的超级海难中被遗留下来的残迹，苏醒过来的水手从岸边和破船里把金币、罗盘、华丽服饰等残片逐一捡起，试

着从中理出头绪。切斯特顿指出这正是当今人类所处的光景：大自然、美貌、情爱、娱乐、艺术创作与欣赏……等人间美事仍带着它们原本意义的痕迹，但失忆却破坏了它们完整的形象。但同时，不再完整的礼物也仍然是礼物而非瘟疫。我们应当轻轻地处理这些遗存的馈赠，因为在海难后的世界里，每件美好的事物同时都意味着危险，潜伏着被滥用的危机。吃沦为暴食，爱变成淫欲，艺术欣赏变成顶礼膜拜……我们过分专注于礼物本身以至于漠视了馈赠的人。正确的应对是一方面以谦卑和节制的心加以享用，另一方面则不视之为我们应得的而加以夺取……

切斯特顿气势磅礴地一下子助我们澄清了艺术及其相关问题。绘画艺术起初是为巫术服务的么？雕塑艺术是由祭拜偶像演变而来的么？建筑艺术是由老子的“玄牝”、诺伊曼的“洞穴”、赵鑫珊的“子宫”等“原型”启发而出的么？作为切斯特顿之友，我们的回答是：绘画、雕塑、建筑，确曾沦为道具，但那肯定是堕落的光景，而非原始的光景。

在真正的原始时代，那艺术家看着自己所创作的世界，觉得“甚好”。

第二章

古代埃及 尼罗河畔的飞扬与落寞

